

青少年家境对成年林纾的影响探析

陈建宁

(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青少年家境对林纾的影响深远。林纾自幼家贫,无力延请名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自学,一方面跳脱封建传统教育的囿限,博览群书,为日后走上翻译文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其学问驳杂而不成系统,造成成年林纾学术上的慌乱和不自信。同时,贫寒家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养成了林纾助人为乐、清介自持的性格。

关键词:林纾;家境;博杂;清介

中图分类号:K82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0358(2023)4-0026-04

0 引言

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大家,也是外国文学积极的翻译者,一生与他人合作翻译了 180 多种西洋文学作品,被誉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1][17]}。目前,学界对林纾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其与新青年同仁的纷争或探讨其具体翻译文本背后的翻译理念,而较少关注青少年家境对成年林纾的影响。实际上,青少年家境对林纾的影响可谓深远,对林纾为文与为人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深入地梳理青少年家境对成年林纾的影响,无疑会深化当前对林纾的研究。

1 青少年家境对林纾为文的影响

不言而喻,文学家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对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往往为子女提供了更多的文学资源和机会,如购买更多的书籍、参加更多的文学活动,甚至请名师来指导子女的写作。这无疑会大大提升子女的阅读兴趣和写作能力,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张之洞和陈衍,后文将细加研讨,此处不赘述。相反,贫穷的家境则通常会对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产生囿限,如孟郊、贾岛一生穷苦,其诗也多写荒凉枯寂之境。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意义而言,也有不少出身穷苦而豁达进取的文学家,如欧阳修等。林纾自幼家贫,无力延请名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自学,使其一方面跳脱封建传统教育的囿限,博览群书,为日后走上翻译文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其学问驳杂而不成系统,造成成年林纾学术上的慌乱和不自信。

1.1 林纾青少年家境与学习经历

林纾青少年家境十分贫寒。其先祖世代务农,到祖父辈时“辍耕治艺于城中”^{[2][157]},但也只能糊口而已,其祖母及长姑常给人做针线补贴日用。林纾的父亲则是一个小盐商,在林纾出生那一年,其父随盐官到闽北建宁县经营盐务获利,典得福州城内光禄坊玉尺山房居住,林纾在此度过童年,算是童年难得的好时光。但在林纾 5 岁时,其父又前往建宁运盐,途中盐船触礁,赔偿钱款殆尽,家道复又中落,“每月不举火者约有五六日”^{[2][122]}。家境的困顿在林纾九岁那年达到了顶点:“一家九人,咸仰母孺人及长姊针黹以自给。一日再食,至不能举。”^{[2][57]}为了养家糊口,16 岁时林纾随父赴台湾经商。19 岁时,林纾的祖父、父亲、祖母相继谢世,家境更加窘迫。

在这样贫穷的家境下,林纾的学业自然受到影响。因为林纾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也没有回忆录传世,所以关于林纾早年的学习经历只能从其回忆性资料和其弟子的相关文字中加以大致勾勒。林纾 5 岁时开始由其外祖母辅导其读书,所读的书是《孝经》,随后在一家私塾旁听,不久因受邻人欺辱愤而归家。7 岁时,林纾正式

收稿日期:2023-08-31

作者简介:陈建宁(1978—),男,河北廊坊人,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副研究员,硕士。

入私塾。11岁时,林纾拜薛则柯先生为师,主要学习欧文和杜诗。13岁时,林纾又师从朱韦如先生习制举文。16岁到19岁时,林纾随父赴台湾经商,学业中断。20岁时,林纾得到岳父的资助,师从陈蓉圃先生习制举文。23岁时,林纾再次失学,开始坐馆。27岁时,弟弟秉耀为助林纾读书,甚至东行渡台依季父静庵先生求馆,但三月后病死于台湾。28岁时,林纾受到福建督学孙怡经的赏识,入县学,成为一名秀才,后于31岁时中举。

林纾青少年求学的经历大致如此,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三个问题。其一,受家境的影响,林纾幼年的求学经历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数度辍学,尤其是16岁到19岁时随父赴台湾经商,在本应发奋读书、学业精进的年纪却只能在琐屑枯燥的簿记账目中消磨着自己的青春,这是极为可惜的。其二,林纾的老师皆非名士宿儒,不能在学问上给予林纾真正的教益。纵观林纾的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古文大家吴汝纶和谢章铤,都是在林纾成年之后才结识的。其三,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是碎片化的,根基并不牢固。林纾5岁时从其外祖母学习《孝经》,之后从薛则柯先生主要学习欧文和杜诗,之后就习制举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四书五经研习并不充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五经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古往今来的学术大家无不以四书五经作为其学术根基。

在此,不妨将林纾与晚清名臣张之洞幼年的学习经历做下对比。张之洞4岁时习《三字经》,8、9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10岁时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先后受业于道光拔贡曾搢之、副贡张蔚斋、附生贵西垣、举人黄升三、举人王可贞、进士敖慕韩,嘉庆举人张肖崖、举人赵斗山。12岁后,他又先后受业于道光副贡韩超、进士丁诵孙、进士童云逵、附生袁燮堂、咸丰举人洪次庚等,还师从吕文节治经学,从刘仙石习小学,从朱伯韩习古文,从湘军将领胡林翼问业。这些先生都是科场前辈或名儒,在他们的授业传道下,张之洞的基本功十分扎实。虽然时人对张之洞有种种不满,但对其学问、文章却很少质疑。^{[3]12}

1.2 戮力自学及其对成年林纾的影响

在学习时断时续、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林纾耗费很多的精力在自学上。在《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中,林纾回忆说:“发篋,得公所藏《毛诗》《尚书》《左氏传》《史记》四部。而纾幼时特喜《史记》。”^{[2]61}又回忆说:“余自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每积母所赐买饼饵之钱,以市残破《汉书》读之。已而,又得《小仓山房尺牋》,则大喜。母舅怜之,始以其《康熙字典》贻我。”^{[4]5}林纾的学生陈希彭在《十字军英雄记·序》中也说:“吾师少孤,不能买书,则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自十三龄,及于二十以后,校阅不下二千余卷。迨三十以后,与李畬曾太守友,乃尽读其兄弟所藏之书,不下三四万卷。”^{[5]1}

这种自学一方面开拓了林纾的眼界,使其能够冲破封建传统教育的囹圄,甚至连封建士大夫所不屑一顾的唐宋小说也广泛涉猎,如其自言“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2]221},为他日后走上翻译西方文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使得林纾的学习驳杂繁乱,“缺少必要的计划性、系统性”^{[1]26},导致成年林纾学术上的慌乱和不自信。林纾于“民国”二年(1913)辞去北大教职后,清史馆某君知其在家赋闲,想聘他做个名誉纂修,他当即婉辞,笑道:“畏庐野史耳,不能忝正史之局!”^{[6]252-253}这固然有自谦的成分在内,然而林纾在学术上的不自信显然占了上风。而在与新青年同仁的论战中,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在讨论不宜废古文的原因时,竟说“吾识其理吾乃不能道其所以然”^{[2]349},被新青年同仁抓住了把柄,从而败下阵来。

时人也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点。如陈衍就对林纾的知识构成不屑一顾,认为:“为学总须根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交好中远如严几道、林琴南,近如冒鹤亭,皆不免空疏之讥……琴南一代宗匠,在京师大学时授《仪礼》,不识‘渚’字,欲易为‘酒’字;又以‘生弓’为不词,诸如此类,鲁莽灭裂,予先后为遮丑掩盖,不知多少。”^{[7]474-475}

作为清末文坛盟主,陈衍自幼受到父兄的严格教育,其“十年毕业诗、书、易、周礼、春秋左氏传,小戴礼记始读曲礼,尔雅始读释诂”^{[8]459},其一生崇奉儒家学术与这种刻意的培养密切相关^{[9]14-17},正因为这个缘故,陈衍有了指摘林纾的资本。尽管后来林纾以卫道者自居,极力彰扬韩愈的道统论,并以一己之力同新文化同仁相搏,但当陈衍1916年回乡修撰《福建通志》时依然将其列入文苑传而不是儒林传,原因也正在于陈衍认为林纾没有深厚的经学基础。

1910年7月,许宝蘅在其日记中也记载:“阅马通伯(其昶)《抱润轩文集》,极守桐城义法,洁净而知体要。又阅林琴南(纾)《畏庐文集》,凌杂而纤末,辞无体要,琴南亦近时名手,余初即谓其为译小说家,尚不意其文章之劣至于此也。”^{[10]302}许宝蘅与林纾私交甚厚,其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和林纾宴饮、访晤。其所谓“凌杂而

纤末,辞无体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林纾知识结构的病症所在。

1911 年章太炎在《学林》发表的《与人论文书》与许宝蘅见解大致类似,但对林纾发出更严厉的指责:“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其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彩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龃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14]虽然章太炎所言不乏门户之见,但对林纾的指摘也并非一无是处,所谓“辞无涓选,精彩杂污”也道出了林纾知识构成之驳杂。

大概林纾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读书由博返约,“近年则专读《左氏传》及《庄子》(读《庄》非醉其道,取其能变化也)。至于韩、柳、欧三氏之文,楮叶汗渍近四十年矣。此外,则《诗》《礼》二经及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饴粱肉,他书一无所嗜”^[22]。然而人的知识结构一旦形成,却不会轻易改变,这种“由博返约”的做法显然并没有对步入中年的林纾产生太大的影响。

2 青少年家境对林纾为人的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鲁迅幼年家庭的压抑气氛给他的性格注入了忧郁、孤僻的分子,而“世人的真面目”则让他看到太深太深的人间黑暗,感觉到太多太多的人生丑恶,从而铸就了他特定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同时也铸就了他与人间一切黑暗和丑恶抗争的精神和硬气。^[12]林纾的情况有些类似,虽然他幼年从未由富转贫过,但也一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一直在同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相抗争。同时对于林纾来说,他的师长都“有着中华民族最纯朴的美德,有着劳动人民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林纾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少年时代的林纾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13]。这造就了他清介自持、扶危纾困的高尚人格。

2.1 清介自持

林纾逝世不久,他的福建同乡郑振铎就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称赞林纾“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14]。由此,清介也成为日后研究者描述林纾性格最为准确的一个词语。清介,即清正耿直。林纾清介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经考察相关资料发现,其幼年时发生的乡人强赎典房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1852 年林纾出生,其父随盐官到闽北建宁经营盐务获利,典得福州城内光禄坊玉尺山房居住。到林纾 9 岁时,房主、举人陈莲峰忽手持典券和一千五百串铁钱来赎回这间房子。而林家典屋时用的是铜钱,但当时并未注明是铜钱还是铁钱,陈举人利用这个空子强行“赎买”。林纾祖母陈太儒人气愤地说:“先生科名中人,异日即为他省之官更,狱贵察情,宁不知铁钱千仅抵铜钱百耶?老妇辛苦哺儿,幸儿能典屋以安老妇。今先生必欲覆吾巢,何也?”^[2157]但在陈莲峰的强势压迫下,林家只能将典券还给他,移家别处。由此,幼年的林纾对社会的黑暗以及强权的霸道有了初步的认识。当林纾年纪稍长、学有小成时,其祖母又对他说:“吾家累世农,汝乃能变业向仕宦,良佳。然城中某官卿贰矣,乃为人毁舆;且捣其门宇。不务正而据高位,耻也。”^[2158]在祖母的教诲下,成年后的林纾一直保持着清介自持的人格,与达官显贵刻意保持着距离。虽然林纾与徐树铮来往频繁,但那却是基于诗文唱和而形成的诗友关系,而当袁世凯称帝后,不仅要聘林纾为“高等顾问”,而且要委以“参政”之职,但林纾坚辞不仕,面告徐树铮说,“请将吾头去,此足不能履中华门也!”^[10252-253]这显示了林纾坚决回绝的态度。1916 年段祺瑞上台后,也想延请林纾为顾问,但林纾依然没有答应。林纾后来回忆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弟虚与委蛇则有之,固未尝贤之,且从之得小利益也。”^[6252-253]林纾清介自持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

2.2 扶危纾困

林纾家境贫寒,与其往来的也多是穷苦人家,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关系,由此也塑造了林纾助人为乐、扶危纾困的性格。林纾在幼年读书时,其业师薛则柯家贫,中午不能举火,而此时林纾家境尚可,他使用父亲的一只长袜子从家里装了一袋米送给薛则柯先生。薛则柯先生误以为林纾是从家里偷的,十分愤怒地对林纾说:“若年十一,竟行窃邪?若将归,当请杖于若母。”^[231]林纾哭道:“先生侵晨授徽古文及诗,逾午犹未食;归而对食心在动,故自以其米养,非窃诸他氏也。”^[231]林纾母亲听闻此事,对儿子的行为很满意,于是更换了一个口袋,多装了米,但又担心薛先生不接受,便以林纾祖父的名义请薛先生收下。1887 年好友王灼三病逝,其妻欲闭门自缢,林纾闻讯乃破窗救出。后来,林纾筹得四百金供其妻女日用,并把其孤子元

龙领回抚养长大,三年后又为王灼三嫁女。1910年,林纾闻亡友伯弗嗣子橘绿死,赠遗属三十金以作丧葬之用。1916年,亡友周景涛去世六年,因家贫,其子只能将灵柩停放京城萧寺,林纾听说此事后,出资五百命其子奉归营葬。好友丁和轩晚年贫病不堪,林纾每年都寄银钱加以接济。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承旧启新的关键人物,林纾因其保守的政治趋向招致了不少人的非议,但他清介自持、扶危助困的人格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可贵的是,他也将这种道德品质传承给了子女。在给四子林琮的信中,林纾强调德性和品行的重要性,教育林琮做好学问一定要以道德为基础——“汝文字将来可靠,然德性尤宜端整。有了品行,而学问方有根据”^[15]。

3 结束语

林纾生活的年代,中国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他的经历是那一代人的缩影。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吴趼人与林纾的经历大体相同,幼年家道中落,全靠自学成才。林纾和吴趼人的遭遇是时代大环境所造成的,个人无力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在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时,不能不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 [1]张俊才.林纾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江中柱,闵定庆,李小荣,等.林纾集:第1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
- [3]孙华峰,王佩元.张之洞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4]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第一卷[M].上海:世界书局,1949.
- [5]沃尔特·司各特.十字军英雄记[M].林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 [6]张旭,车树昇.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 [7]钱钟书.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 [8]陈步.陈石遗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9]周薇.陈衍诗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 [10]许恪儒.许宝衡日记: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1]章绛.与人论文书[J].学林,1911(2):79-82.
- [12]张永泉.童年的记忆——鲁迅性格探源之一[J].河北学刊,1999(4):42-48.
- [13]张俊才.林纾评传[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 [14]郑振铎.林琴南先生[J].小说月报,1924(11):24-35.
- [15]吴娟.林纾家书及其当代价值[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22(5):437-441.

(责任编辑:范可旭)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Adolescent Family Background on Adult Lin Shu

CHEN Jian-ning

(Fujian Forum Magazin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his adolescent family background on Lin Shu is far-reaching. Since Lin Shu's childhood, his family was so poor that he could not afford to invite a famous teacher, so he had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energy on self-study. On the one hand, Lin Shu was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confines of traditional feudal education, and he was able to read many book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embarking on the road of translating literatu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his learning was broad and miscellaneous and unsystematic, which resulted in panic and lack of self-confidence of adult Lin Shu's academics. Meanwhile, his poor family background also cultivated Lin Shu's character of willing to help others and holding virtuous and upright.

Key words: Lin Shu; family background; broad and miscellaneous; virtuous and upright